

独幕剧

喜大盲脱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“脫盲大喜”是个小喜劇，反映了广大农村扫除文盲大鬧文化革命的形势。故事发生在某农社的理发室里，理发員和前去理发的农社飼养員都即将参加脫盲考試，他們边理发边考問，心情既紧张又兴奋。生产队长老高害怕参加考試，跑到理发室躲考，結果反成了理发師和飼养員的主考官。考試結果，不仅理发員、飼养員脫盲合格，跑去躲考的生产队长也成績优异。理发室里喜庆脫盲大喜。

脫盲大喜

段承濱 王 培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 $\frac{1}{2}$ 字数：10,000 印数：20,000册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T 10091·234

定价(7)：0.07 元

72.44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和技术革命、文化革命的新形势，滿足广大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，供应职业、业余剧团一批演出剧目，我們將陸續出版这套“新戏剧小丛书”。凡表現現代生活的京剧、話剧、評剧、歌剧的新創作，都包括在这套丛书之內。

“新戏剧小丛书”的作品，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广大人民的革命干劲，歌頌了先进模范人物，紧密地配合了社会主义建設和各项政治运动。希望各演出团体、业余剧团广为利用。并望广大作者、讀者多多关怀，提出宝贵意見，共同把这套丛书編好。

時間：全國億萬人民大鬧文化革命的時候。夏日中午。

地點：長白山腳下某農村。

人物：

甲：鄉村理髮師。三十歲。

乙：農社飼養員。四十五歲。

丙：生產隊隊長。三十九歲。

丁：下放幹部，社掃盲協會副主任。女，二十七歲。

孩：十五歲的紅領巾。丙的女兒。

景：要求極簡單。只需在台上擺設兩張帶靠背的座椅，一張條凳，此外安上一些臉盆、毛巾之類的用品，看起來象是理髮店就可以了。如果還怕觀眾不清楚，索興弄塊長形木牌立在一旁，上寫“上游農業社理髮服務站”即可。

〔幕開時，甲正坐在條凳上聚精會神地溫習功課。他手執蠅拍，目盯書本，嘴里喃喃有辭，神情有些緊張。

〔街上不時傳來脫盲報捷的鑼鼓聲。這聲音使他感到煩躁，於是用手堵住雙耳，大聲朗讀起來。

〔孩手執三角小紅旗跑進來。旗上寫着“文化崗”三個字。

孩 趙大叔，你在準備考試啊！

〔甲表示不耐煩，揮手讓孩子出去。

孩 趙大叔，我幫你溫課，好嗎？

甲 （順手拍死一個蒼蠅）誰讓你來的？

孩 學校王老師讓我來的。

甲 我看哪，你還是回家幫你那個笨牛老爹吧！年初動員學文化那陣子，他在擂台上點名向我挑戰。往后可好，課本都讓蟲子咬爛了，斗大的字他還認不上八升。

孩 誰說的！我爹識字可積極哪！他吃飯用筷子寫字，下地用

树枝划字，气得我娘罵他是“魔症”。

甲 別給你爹脸上擦粉啦！我看他今天怎么下台吧！

孩 赵大叔，我爹准能摘掉文盲帽子！

甲 去吧！去吧！快帮你爹摘帽子去吧！

孩 有三个同学去帮我爹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

甲 （拍拍課本）农民識字課本第三冊，这不簡單啊！（指着一个字）这个字念甚么？

孩 ……

甲 說呀，这个字念甚么？怎么講解？

孩 ……

甲 这个字念“顛”，顛三倒四的顛。我早就知道你的學問不大嘛！大叔今天脫了盲，明天就傳給你，怎么样？哈……

孩 （找出一个字指給甲）这个字念甚么？

甲 （抓耳搔腮）这个字念……

孩 念甚么？怎么講解？

甲 ……

孩 左边馬，右边乔，加起来，念个驕。赵大叔，这就是驕傲自滿的驕字！

甲 驕傲自滿？

孩 对，你就是驕傲自滿！（跑去）

甲 （对着孩的背影）呸！黄毛丫头，懂得甚么叫驕傲自滿！

（用手比划着）左边馬，右边……右边念甚么来着？（打自己的头）驕傲自滿的驕字，左边馬，右边……，轉眼功夫就忘了！（急躁地翻弄書本）

〔稍停，乙精神抖擻地走来。〕

乙 老赵兄弟，临陣磨枪，可有点不赶趟了。

甲 （不理會他）驕傲的驕字，左边一匹馬，右边配个……配

个……

乙 右边配个乔字，三国演义上乔国老的乔。

甲 文化革命来潮了，收起你的三国演义吧！

乙 潮再大也漫不过我这个老鸭子，老赵，你瞧我今天上金榜吧！

甲 上金榜？

乙 这不是扫盲协会规定的么！拿起“农民报”来，念得一字不差，就给上金榜。

甲 （故意奚落他）啧啧……饲养员也能上金榜，这可真是新人新事。

乙 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）我今天没空跟你斗嘴，来吧！该你给大哥服务啦！

甲 你要干什么？

乙 剃胡子刮脸。

甲 大哥，你改日再来好不好？扫盲主任就要来验收了，我还有半本课文没记牢靠呢。

乙 老赵兄弟，今天你可得成全我，说甚么也不能让我带着这把乱草胡子去考脱盲。

甲 怎么！你真要考脱盲？

乙 你看我不够格？

甲 你过了四十岁，又不是扫盲对象。

乙 学文化还论年岁大小，黄忠八十还不服老哩！

甲 你整天侍弄牲口，哪有闲空学认字？

乙 你忘了杨书记说的话了：“要把地头当战场，要把山沟当学堂，树枝棍子当笔用，无边大地当纸张，……”

甲 得了，得了，你不就是要刮脸么？

乙 刮刮脸，换身新衣裳，打今天起，咱也是个有文化的饲养

員咯！老趙，不瞞你說，你大嫂子特為我包了芥面餃子，單等我上了金榜就下鍋。

甲（拿起小刷子在碗里蘸肥皂沫）閉上嘴，我沒功夫听你胡咧咧。

乙（說下去）你大嫂子還讓小丫給我打了四兩酒，起了個名可真新鮮，叫甚么“狀元紅”！

甲再說話，就該吃胰子沫了！（死命往乙臉上塗肥皂沫）驕傲的驕字，這邊一匹馬，左邊一個……（竟然以胡刷當筆在乙的臉上寫起字來）右邊一個……

乙（叫着跳下椅子來）右邊一個喬！我的媽，胰子沫都灌進眼里了！

甲（把他按回到椅子上），大哥，我跑神了！（取出剃刀用力在刀布上來回磨蹭，剃頭刀的剃字，弟字加立刀……芥面餃的餃字，食字加個交，……（由於跑神，差點把手指割破）喝，差點割個口子！

〔乙本來歪在椅上昏昏欲睡，聞听此話又跳起來。

乙 坏啦！坏啦！割破口子哪！（用手在頭上摸傷口）

甲 你瞎吵吵甚么！我還沒下刀哩！

乙 沒下刀怎麼會割破口子？

甲 大哥，我又跑神啦，差點割了自个的手指頭。

乙 看你三魂不定的，可真得留點神！

甲（又把他按回到座椅上）沒錯，我這份手藝沒比的！（用刀在乙面前虛晃了幾個來回）

乙（極不放心的）我說，你的手干嘛直哆嗦？

甲（心不在焉的）哆嗦！哆……嗦……這兩個字怎麼寫？

乙 我說你的手干嘛直哆嗦？

甲 我的手打哆嗦？（舉起手試著擺動兩下）沒事，沒事。（用

剃刀按在乙的脸上)

乙 (用力掙脫开) 你說你沒哆嗦, 怎么小刀往我脸上一碰, 就象过电一样?

甲 說实話, 为了考脫盲, 我心里老在犯嘀咕。

乙 你心里不踏实, 我的脑袋可要挨刀了!

甲 (按住他) 沒事, 沒事! (小心翼翼地动作起来) 老郑, 你說糞肥的糞字到底該怎么写?

乙 你停停! ……左田右分念个“盼”, 这字简单。

甲 你真把我当睁眼瞎了! 我明明記得上米下共念个糞。

乙 你記錯了, 左田右分念个“盼”。

甲 你胡咧咧, 上米下共念个糞?

乙 (跳下椅子来爭論) 左田右分!

甲 (晃动剃刀) 上米下共!

[这当儿, 丙匆匆忙忙跑进来, 一屁股坐在另外一张椅上, 順手抓起一张报纸把脸挡上。

[外面有人高喊: “高队长! 高队长!” 声音从門前飘过去。

乙 (突然停止爭論) 誰?

甲 高队长唄! 你看, 人家都看上“人民日报”了!

乙 (跑过去拉丙) 高队长, 你来評評看……

丙 (死也不愿离开座椅) 別扯我, 有話在这儿說!

乙 糞肥的糞字是不是上米下共?

丙 糞肥的糞啊?

甲 他还不是擰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

[外面又传来人声: “高队长, 高队长!”

乙 高队长, 有人叫你!

丙 (显得紧张) 我知道, 我知道, 我刮完脸就走, 就走!

甲 怎么, 你也要刮脸? 高队长, 你准是溫好課了, 特意到这

儿来看我出丑丢人。

丙 我刮了脸就走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

甲 你明知道我就要考脱盲，单挤这点时间来刮脸。我要考不及格，你立的擂台就算赢了。

丙 越说越“擰”了，我刮脸跟你考脱盲有甚么关系？

甲 我不管甚么关系，反正我今天不能给你刮脸。

丙 不刮就不刮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

乙 （坐在椅上有些发急）你俩别唧唧了！我的脖颈都累直了！

甲 算了，留一半下晚再刮吧！

乙 没听说过，哪有剃头刮脸留一半的！

甲 你不知道这内中的情由，年初开扫盲跃进大会，高队长带头向我挑战，今天他心里有了数，单等着看我出丑丢人了。

丙 我可没安这个脏心眼儿。

甲 那你干嘛来了？

丙 我……我坐会儿就走。

乙 快点刮吧！我急等着有事哩！

〔门外人声：“老赵，老赵！”

乙 誰？

甲 喲，扫盲协会的周主任来验收了！

丙 （旁白）糟糕，在这儿堵上我了！（急忙举起报纸遮住脸，不敢出气）

〔丁挟着一个纸夹走来。

丁 老赵，忙着哪！

甲 周主任，你到社里等着吧，我就来。

丁 我知道你工作忙，改到晚上再考吧。

甲 别改了，干脆考了吧！再不考，我的心都要蹦出来咯！

- 丁 那怎么行！（指丙、乙）人家都在等着理发，晚上再考，不用着急。
- 甲 那都是熟人，不要紧。老赵大哥，你发表发表意见！
- 乙 （不顾满脸皂沫走过来）周主任，依我看，干脆考了吧！要不我这个脑袋快成了破葫蘆瓢了。
- 甲 你就考吧，考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。
- 丁 （指乙）他是誰啊！
- 乙 周主任，你認不出来了！我是十五队的飼养員啊！
- 丁 哦，是老郑。你学习得不坏啊！大字报上在表揚你哩！
- 乙 表揚得太早咯，我还没考上秀才哩！
- 丁 行啊，从你学习文化这股鑽劲儿，別說考秀才，就是考状元也有份儿。
- 甲 周主任，怎么考啊！
- 丁 你坐下，（从紙夹里取出一份农民报来）你把这段念給我听听！先看看再念，別着急！
- 甲 （看过一遍之后，慢吞吞地念起来）“总路綫公布以后……”
- 丁 念得不錯。这一段一百一十字，你都認得。
- 乙 （也在一旁叫好）好，念得好！
- 丁 （又指定一段）你再念念这段！
- 甲 （用手巾擦了擦汗，又慢吞吞的念起来）“夏鋤季节里一定要注意清洁卫生，特别是担任追肥的社員們，每次吃飯之前，一定要用清水洗手，有条件的，最好用肥……肥……”，（抓耳搔腮，显得有些着急）肥……白字加个七字……这念……
- 丁 这个字学过沒有？
- 甲 学过，学过。
- 丁 別着急，想想看……
- 甲 肥……肥……

〔乙不自禁地走过来。他身围白巾，脸涂皂沫。

丁 記不起来，空过去吧！

甲 （非常自信）不，我能想起来。

〔乙在旁想提醒他，偷偷用手指着脸上的肥皂沫。

甲 （若有醒悟）肥……肥……脸！

丁 （笑着摇头）你再想想看！

〔乙频频用手指脸。

甲 （越发迷惑了）肥……头！

丁 不对，我告诉你吧。

甲 （固执地）我……能想起来！

〔乙仍在一旁用手指脸。

甲 （烦躁地）你別在我眼前比划了，递給我一块毛巾！

〔乙轉身取毛巾，順手遞給他一块肥皂。

甲 （恍然）对了，肥皂！白字下面加七字念个皂。

丁 （笑）这个字算你不認得。老郑，考脫盲虽說不是甚大事，咱們可不兴装假闊鬼啊！

乙 你不知道，我这个人的脾气，就是好替别人着急。

丁 真要考你，你自己該着急了。

乙 周主任，你考考我，怎么样？

丁 你先忙着理发吧。下晚找你們队上的下放干部去，我委托他們代考了。

乙 我是个急性子，你要不考我，我准憋出毛病来。

丁 你快坐好吧！（指丙）别人还等着理发哩！

乙 那也不是外人，十八队的高队长。

丁 高队长，你怎么“摸”（音猫）在这儿？王老师到你家找你去！

丙 （很不自然地）啊……我有点小事，就回去，就回去。

甲 周主任，我这頂文盲帽子該扔到大河里去了吧？

丁 別忙，還要考寫字哩。

乙 周主任，你先考考我！

甲 別聽他胡咧咧！他今年實歲數四十五，早過了掃盲年齡了！

乙 誰說的？刮了胡子我才三十五。

丁 過了年歲還這麼積極學認字，真該表揚啊！

甲 光表揚不頂事，人家在等着坐八台大轎游街哩！

乙 你別理他，他聽說我要上金榜，眼睛都急紅了，你快考吧！

丁 你倒是洗去臉上的胰子沫，這象個甚麼！

乙 就這麼考吧！我心里急得不行了。（從甲手里奪過報紙來）你說考哪段吧！

丁 看你，心急吃不了熱鍋飯。

乙 我真等不的了。反動派送給我的這頂文盲帽子，可把我坑苦了。

丁 （指報紙）你念念這段快板！

〔乙用最快速度讀下去。〕

丁 你倒是慢點啊！我一個字也沒聽清楚。

乙 好，重來。（果然一板一眼地念下去）

叫老鄉，你是聽，

咱鄉有一座柳家營，

柳家營有個柳老漢，

外號就叫老迷信。……

甲 （在旁大聲叫好）好，念得好！

乙 你這一“咋嘖”，我全嚇忘了。

丁 你穩住神往下念！

乙 柳家营有个柳老汉，
外号就叫老迷信。
人多力大他不信，
人定胜天他不信，
技术革新他不信，
文化翻身他不信。
要問老汉信甚么？
他单信地主留下的造謠經。
說甚么“文化本是地主造，
农民識字犯天庭。”
村里扫盲大跃进，
老汉赶車道上行，
他身上揣着社里信，
直奔这里拉豆餅。
到了这里拆信看，
信上写明装洋井。
老汉帶本糊涂賬，
回到社里問分明，
原来主任桌上擱着五封信，
老汉錯把洋井当豆餅。
大字不認吃了苦，
白花旅費白操心。
老汉从此破迷信，
积极認字开脑筋。
別看老汉六十整，
一天認字五十还有零。
不到月半脫盲了，

瞎子睜眼放光明。

丁 好，念的真流利，一个字也沒差。

甲 老郑大哥，你真行啊！我差点拿了元宝当成驴粪蛋。

丁 老郑，你学了多少日子？

乙 一个半月。

丁 誰教給你的？

乙 我自己听来的呗！

丁 自己听来的？

乙 当教員的都吵吵扫盲任务紧，誰也顧不上我这个过了岁数的。我一赌气就买了三册書，別人教，我在一边偷着学，天长日久，我总算攢下两千多字。看起来学認字这件事，沒甚么可迷信的。

丁 老郑，你真了不起！

甲 周主任，快考写字吧！

丁 好，我来念，你俩一块儿写。

〔二人刚摆好紙笔，孩从屋外跑进来。〕

孩 大叔，你瞧見我爹嗎？

甲 （指丙）你爹坐在那儿“卖呆”呢。

孩 （跑到丙身旁）爹，王老师在家等着你呢。

丙 告訴他，我有急事，今天不回家了。

孩 那怎么行！人家王老师专为来給你摘文盲帽子的。

丙 （輕声地）你告訴他，就說爹到前村看你大爷去了。

孩 （用手在脸上比划）羞啊！羞啊！这么大的人教小孩說瞎話……

丙 （阻止她）你瞎吵吵甚么！

丁 高队长，你干嘛怕見王老师？

丙 我……我怕他甚么！他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还是我徒弟哩！

孩 我爹是怕考試。羞啊，这么大的人怕考試啊！羞啊……

丙 （笑罵）瘋丫頭，我撕爛你的嘴！

[孩一頭扎在丁的懷里。]

丁 高隊長，孩子說得不錯，我看你就是怕考脫盲。

丙 周主任，我實在不行啊！你看，這兩隻手硬得賽過榆木棍子，這腦袋里塞滿了梗草，學文化實在不夠材料啊！

丁 怎么哪！高隊長，你在生產上是模範隊長，怎么對脫盲勇氣不足啊！

丙 周主任，你把我擱在大田里，我真能蹦着高干。叫我認字耍筆杆，真有點不靈啊！

孩 爹，你能行。今天早上你考得挺好的。

丁 怎么，你考過了！

孩 不，是我爹要我考着玩的。（從口袋里取出一張紙）你看，這都是我爹背着寫的。

丁 哦，我明白了：你是有點信心不足，讓考官給吓住了。

丙 周主任，我實在不行啊！

孩 爹，你准能行。

丁 小蘭子，你爹害怕考試就算了，你帶我去找王老師！

孩 王老師在我家裏等着哩。

丁 走，我找他有要緊事。

甲 周主任，我倆還沒考完呢？

乙 你不是要我們考寫字嗎！

丁 我有事，剩下一半改天再考吧。

乙 周主任，我刮臉刮一半倒沒甚么，這考脫盲考一半可真彆扭人。

丁 這怎么办呢？我找王老師有要緊事。

甲 叫小蘭子把王老師找到這兒來。

丁 那可不妥当，人家会挑眼的。

乙 老赵，我看就讓周主任先走吧。你給我刮完脸，咱們再……

甲 我今天考不完，就沒心思給你刮脸。

乙 那怎么行啊！刮了一半，考了一半，叫我怎么回家見你大嫂子！

甲 老高，你就便讓周主任考了吧！別怕出丑丢人了。

丙 我实在不行啊！

丁 对，这么办吧！我找个人替我考你俩。

乙 行啊！

甲 是誰啊？

丁 （指着丙）他。

乙 高队长！

甲 他能考我們！

丙 周主任，你別拿我取乐了，我还配考別人？

丁 看你，別人考你，你沒底儿，你考別人也胆怯！（把农民报塞給他）你随便念一段，讓他俩背着写。

丙 你看我能行啊？

丁 你能行，一准能行。小兰子，走，咱們找王老师去！

〔丁拉孩走去，又領着孩蹣手蹣脚地走近門口。

丙 喲，这真是硬赶着鴨子上架，睜眼瞎当上主考官了。

乙 （滑稽地向他鞠躬）新官上任，白脸曹操鞠躬道喜。

甲 老高啊！我看你就別为难了。我倆随便写一段，見了周主任，就算是考完交卷了。

丙 这可不行！我老高在社里多咱也沒对上級打过埋伏，咱們公事公办。

甲 你真是“狗咬呂洞宾，不識好人心”，你真要考，就快点照念吧！

乙 高队长，你認不下来就算了，我倆改天再考，沒关系。

丙 誰說我念不下来？快把紙笔准备好！

甲 （对乙吐了吐舌头）嘿，官架子真不小啊！

丙 听准啦！（很流利的念了一段）

甲 停……你念的这么快，我八只手也不够用的。

丙 好，念慢一点。（放慢了速度，認真監督着他二人默写。甲遇到疑难字想偷看乙的，被丙用蝇拍制止住）

丁 （走进来）考的不錯吧！

丙 完成任务了。

丁 （对甲、乙）怎么样？咱们的考官念得不錯吧！

甲 （异口同声地）好，念的真流利。

孩 （跑过来）爹，你念得真好！

丙 周主任，我真是不行啊！

丁 考官发表意見吧！他俩考的怎么样？

丙 都写下来了。

丁 （从紙夹中取出两张識字証書）来，一事不煩二主，你把他俩的名字填在識字証書上！

丙 我写的字还没有蜘蛛爬的好看呢！

丁 你又来了迷信了。写吧，写吧！

〔丙提笔吃力地在証書上写上甲、乙二人的名字。〕

丁 你行啊！写的挺齐整。

〔丁又取出一张識字証書来。〕

丁 来，这张填上你自己的名字！

丙 周主任，我还没考試呢。

丁 你刚才已經考过了，甚么都合格，就是少一样东西。

丙 我少一样东西？